



文選卷第三十七

梁昭明太子選

唐森堅守太子高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虞奉澤上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

表上

表者明也標也如物之標表言標著事序使
之明白以曉主上得盡其忠曰表三王已前

謂之敷奏故尚書云敷奏以言是也至奏并
天下改為表摠有四品一曰章謝恩曰章二
曰表陳事曰表三曰奏劾驗政事曰奏四曰
駁推覆平論有異事進之曰駁六國及秦漢
兼謂之上書行此五事至漢魏已來都曰表進之
天子稱表進諸侯稱上疏魏已前天子亦得上疏

孔文舉薦禰衡表

諸葛孔明出師表

曹子建求自試表

求通親親表

羊叔子讓開府表

李令伯陳情事表

陸士衡謝平原內史表

劉越石勸進表

薦禰衡表

孔文舉

范曄後漢書曰孔融字文舉魯國人也幼有異才性好客率高第拜御史歷官至將作大匠遷少府曹掾既積嫌忌奏誅之下獄弃市

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

孟子曰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泛濫於天下尚

書曰湯湯洪水方割有能俾乂孔安國傳曰俾使乂治也

旁求四方以招賢俊

尚書曰旁求天下

下孔安國曰旁非一方也

昔世宗繼統將弘祖業

世宗孝武廟號也李奇漢書注曰統緒也班固漢書紀述曰

世宗曩曩思弘祖業

時咨庶載群士響臻

尚書云帝時咨庶載

時登庸又曰有能熙帝之載班固漢書述曰時咨庶載髦俊並作響臻如應而至也孫卿子曰下之和上譬響

之應陛下睿聖纂承其緒陛下謂獻帝也班固高紀述

遭遇厄運勞謙日昃

說文曰遇逢也周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

中具弗維嶽降神異人並出

毛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

竊見處士

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犖

孟子曰得

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西都賓曰卓犖諸夏卓犖絕異也犖力角反

初涉藝文升堂觀奧

論語云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尔雅曰西南隅謂之奧

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

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愚若有神

淮南子曰所謂真人者性含于

道弘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

漢書曰桑弘羊維陽

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拜侍中又曰張安世字少孺為郎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

具作其事後復購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能擢為中書令

忠果正直志懷霜雪

見善若驚疾惡若讎

國語楚監尹鹽謂子西曰夫闔廬

後漢書田張儉清

索中正疾惡若讎

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

春秋曰魏文侯飲問諸大夫寡人何如主也任座曰君

不肖君也克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是以

知不肖君也文侯不悅次及翟璜曰君賢君也臣聞其

主賢者其臣直是以知君之賢也文侯悅文子曰微世

賤物士之抗行也廣雅曰抗率也論

語子曰直哉史魚廣雅曰厉高也

執鳥鳥累百不如一

鷄史記趙簡子曰鷄身累百不如一鷄

使衡立朝必有可觀

論語子曰赤

朝可使與賓客言又曰必有可觀者焉

飛辯騁辭溢氣

漢書成帝詔曰幸博士使卓然可觀

空涌

空涌貌也解疑釋結臨敵有餘七略曰解紛釋

賈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

漢書賈誼曰何不試以臣為

計必係單于之類而制其命說文曰詭責

也白責必係單于也漢書曰况自詭滅賊終軍欲長

纓牽致勁越

漢書曰南越與漢和親乃遣終軍使南越

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

弱冠慷慨前代美之說

說文曰組綦小者為冠纓

曰慷慨壯士不得志於心賈

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

誼終軍皆年十八故曰弱冠

擢拜臺郎衡宜與為比

典略曰路粹字文蔚少學於蔡

邕高才與京兆嚴象拜尚書郎

象以兼有文武出為揚州刺史粹後為

如得龍躍天衢

軍謀祭酒與陳琳阮瑀等典記室

振翼雲漢

李陵詩曰策名於天衢班固漢書述曰揚聲

紫微垂光虹蜺

春秋合誠圖曰北辰其星七在

足以昭

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

兩都賦序曰內設金馬石

四門

穆穆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

史記趙簡子曰我之帝

天廣樂九奏乃舞不類

帝室皇居必畜非常之寶

漢官

儀曰帝室猶古言王室尚若衡若輩不可多得激楚陽

阿至妙之容掌伎者之所貪楚辭曰宮庭震驚發激楚

子曰足跡陽阿之舞飛兔驪馬裹絕足奔放良樂之所急也春秋

曰飛兔驪馬古之俊馬也又曰古者善相臣等區區敢

不以聞李陵書曰區區愛之心陛下篤慎取士必湏效試

乞令衛以褐衣召見漢書劉敬曰臣無可觀采臣等受

面欺之罪漢書曰上以張

出師表蜀志曰建興五年亮率

諸葛孔明蜀志云諸葛亮字孔明琅邪人

也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謂先主

後主即位
十二年卒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孟子曰君子今天

下三分益州罷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歲以秋為功

之要也馮衍與田邑書曰忠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

志之士亡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遇欲報之於陛下也

遇謂以恩相接也史記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

恢志士之氣漢書谷永上書曰王法不宜妄自

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方言曰菲薄也宮中

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毛詩曰嗚呼小子

羊傳注曰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

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

中侍郎郭攸之費禕於宜反董允等楚國先賢傳曰郭攸之南陽人以器業知

名蜀志曰費禕字文偉江夏人也後主襲位亮上疏曰侍中郭攸之費禕然攸之與禕俱為侍中又曰董允字

休昭後主襲位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

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

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也將軍向寵蜀志曰向寵襄陽人也建

興元年為中郎督典宿衛兵遷中領軍性行淑均曉暢軍事廣雅曰暢達也試用

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為督軍愚以為營

中之事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親賢

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士此後漢

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

恨於相靈也相靈後漢二帝用閻堅所敗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

貞亮死節之臣也蜀志曰建興二年陳震拜尚書又曰諸葛亮出駐漢中張裔領留府長史

又曰蔣琬遷參軍統留府事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

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說苑唐且謂秦王曰王聞布衣之士怒乎苟

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論語又孔子曰在邦必

達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猥猶曲也言已曲蒙三

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漢晉春秋曰諸葛

亮家于南陽之鄧

縣荆州圖副曰鄧城舊縣西南一里隔沔有諸葛亮宅

是劉備三顧處劉敬七言詩曰結構野草起室廬由

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趙岐孟子章指曰千後值傾

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

年矣裴松之蜀志注曰案劉備以建安十三年敗遣亮使吳亮以建興五年抗表北伐自頃覆至此整整二十年然則備始與亮相遇在軍敗前一年也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

大事也蜀志曰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業若

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受命以

來夙夜憂嘆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

深入不毛蜀志曰建興元年南中諸部並皆叛亂三年春亮率眾征之其秋悉平漢書曰瀘水出牂

柯郡句町縣史記鄭襄公曰君王錫不毛之地使復得

改事君王何休曰燒墮不生五穀曰不毛句求俱切可

庭令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雅

曰獎勸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廣雅白駑駘也謂馬遲鈍與者毛萇詩傳曰攘除也興

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

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

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

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必以章其慢蜀志載亮表云若無興德之言則戮

允等以章其慢今此無陛下亦宜自課以咨諏王逸楚辭注曰課試也毛詩曰載

察納雅濠追先帝遺詔馳載驅周爰咨誨毛萇曰訪問於

善為咨咨事為誨論語曰子所雅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還

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求自試表魏志曰太和二年植還雍丘植常自憤怨抱利器而無所施上疏求自試

曹子建

臣植言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論語子曰

卿入則事父尚於榮親事君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

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墨子曰雖有賢君不

父不愛無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

者畢命之臣也史記樂毅報燕惠王書曰察能而授官

量能而授官君子之所長也尸子曰故君無虛授臣無

虛受王符潜夫論曰故明王不敢虛授謂之謬舉虛受

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由作也韓詩曰何謂素餐素者

治民之材名曰素餐尸祿者頗有所知善惡昔二虢不

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左氏傳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

穆也為王卿士勲在盟府孫卿且奠不讓燕魚之封其

功大也史記曰武王殺紂封周公曰於少昊之墟曲今

臣蒙國重恩三世于今矣武明也正值陛下升平之

際陛下明帝也孝經鉤命決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

厚幸矣史記太史公成王作頌沐浴而位竊東藩爵在

上列論語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漢書身被輕煖口

厭百味孝經援神契曰甘肥適口輕煖適神墨子曰衣

依曰雍人調膳展選百味目極華靡耳倦絲竹者爵重祿厚之所致

也鄭玄禮記注曰退念古之受爵祿者有異於此皆以

功勤濟國輔主惠民爾雅曰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

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已之譏毛詩彼已之譏子不稱其服

是以上慙玄冕俯愧朱紱周禮曰王之五冕玄冕朱紱禮記曰諸侯佩山玄玉而朱

組綬蒼頡篇曰綬綬也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如尚書大傳曰周和四海然一統

謂其統緒也 顧西尚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

邊境未得稅甲謀士未得高枕者爾雅曰稅舍也漢書賈誼曰陛下高枕垂

統無山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太和也法言曰或問太和曰其在唐虞成周

也李軌曰故啓滅有扈而夏功昭尚書曰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史

記曰啓遂滅有扈成克商奄而周德著尚書曰武王崩氏天下咸朝夏

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命孔安國曰三監管蔡商也今陛

下以聖明統世將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假周之令德以

喻魏之先王也臣贊漢書注曰統總覽也毛詩序曰簡良授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春秋歷序曰成康之隆澧泉涌簡良授

能以方叔邵虎之臣鎮衛四境為國爪牙者可謂當矣

爾雅曰簡擇也毛詩曰方叔池上其車三千又曰江漢之濟王命召虎又曰祈父予王之爪牙然而高鳥未

挂於輕繳淵魚未懸於鈎餌者恐鈞射之術或未盡也

高鳥淵魚喻吳蜀二主也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步言不以賊遺於

君父也東觀漢記曰耿弇討張步陳俊謂弇曰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醢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邪及出

故車右伏劔於鳴轂雍

門刻首於齊境說苑曰越甲至齊雍門狄請死之齊王曰鼓鐸之聲未聞矢石未交長兵未接子何務死

知為人臣之禮雍門狄對曰臣聞之昔王田於囿左轂鳴車右請死之王曰子何為死車右曰為其鳴吾君也王曰左轂鳴

此者工師之罪也子何為死車右曰吾不見工師之乘而見其鳴吾君也遂刎頸而死有之乎齊王曰有之雍門狄曰今越甲至

其鳴吾君豈左轂之下哉車右可以死左轂而臣獨不可以死

越甲邪遂刎頸而死是曰越人引甲而退七十里齊王葬雍門

上卿若此二子豈惡生而尚死哉誠忿其慢主而陵君也

夫君之寵臣欲以除害興利尸子曰禹興利除害為萬民種也臣之事

君必以殺身靜亂以功報主也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

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

占其王羈致北闕賈誼終軍已見薦補衡表爾雅曰占隱也郭璞曰隱度之此二臣豈

好為夸主而耀世俗哉志或鬱結欲逞才力輸能於明君

也昔漢武為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為

全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伏以二方

未尅為念戰國策曰秦王告蒙驁曰寡人一城圍食不甘味臥不便席伏見先武皇帝武

臣宿兵年耆即世者有聞矣左氏傳子朝曰太雖賢不

乏世宿將舊卒猶習戰也史記曰王剪宿將始皇師之竊不自量志在

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

之詔效臣錐刀之用文子曰欲治之主不世出東觀漢記黃香上疏曰以錐刀小用蒙見

也宿留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魏志曰太和二年遣太將軍曹真擊

諸葛亮於街亭司馬彪漢書曰若東屬大司馬統偏師

大將軍營伍部校尉一人魏志曰太和二年大司馬曹休率諸必乘危躡險

之任魏志曰太和二年大司馬曹休率諸突刃觸鋒為士卒

先漢書伍被曰大將軍當雖未能禽權誠亮庶將虜其

雄率殲其醜類鄭玄毛詩箋曰誠所獲之左耳必效須

由之捷以滅終身之愧杜預左氏傳注曰捷獲也使名挂史筆事列

朝榮雖身分蜀境首懸吳關猶生之年也北征賦曰首身分而不寤

才不試沒世無聞論語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徒榮其軀而豐其體

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鳥

視終於白首鄭玄周禮注曰凡鳥獸未孕曰禽此徒圈牢之養物非臣

之所志也說文曰圈養獸閑也鄭玄周禮注曰牢閑也流聞東軍失備師徒

小衄漢書王音曰失行流聞魏志曰休至皖與吳將陸遜戰於石亭敗績衄猶挫折也輟食棄

餐奮袂攘袵撫劍東顧而心已馳於吳會矣鄭玄周禮注曰攘却

也謂却扱袵也在氏傳曰子朱撫劍從之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岸東臨滄海西望玉門

北出玄塞七發曰凌赤岸筆扶桑山謙之南徐州記曰京江有大濤濤至乘北激赤岸左更迅猛漢書燉煌郡龍勒縣有玉門關玄塞長城也北方色黑故曰玄伏見所以行軍用兵之勢

可謂神妙矣孫子曰兵與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故兵者不可預言臨難

而制變者也孫卿曰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敵而制勝志欲自效於明時立功

於聖世每覽史籍觀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殉國

家之難司馬遷書曰李陵奮奮不難顧身以殉國家之急身雖屠裂而功銘著於景

鍾名稱垂於竹帛未嘗不拊心而歎息也國語晉悼公曰昔克路之役秦

來圖敗晉攻魏賴以其身却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

於景鍾韋昭曰景鍾景公鍾也墨子曰以其功書於竹帛傳遺

後子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比敗軍之將用秦

魯以成其功史記曰秦繆公使百里奚子孟明視蹇叔子西

虜秦三將以歸後還秦三將穆公復三人官秩復使將兵伐晉

大敗晉人以報殺之役又曰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

以為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

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公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強魯弱而

大國侵魯亦已甚矣今魯城壞即壓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

還魯之侵地曹沫三

戰所亡盡復于魯

絕纓盜馬之臣救楚趙以濟其難

說曰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華燭滅有引美人衣者美人援絕冠

纓告王知之王曰賜人酒醉欲顯婦人之節吾不取也乃命左

右勿上火與寡人飲不絕纓者不惟也羣臣纓皆絕盡惟而去

後與晉戰引美人衣者五合五獲以報莊王呂氏春秋曰昔者

秦繆公乘馬右服失之野人取之繆公自往求之見野人方將

食之於岐山之陽繆公笑曰食駿馬之肉不飲酒余恐傷汝也

徧飲而去韓原之戰晉人已環繆公之車矣晉梁麻已扣公

左驂矣野人嘗食馬於岐山之陽者三百有餘人畢力為繆公

疾闢於車下遂大克晉及獲惠公以歸此秦而謂之趙者

史記曰趙氏之先與秦共祖然則以其同祖故曰趙焉

竊感先帝早崩威王棄世

先帝謂文帝也魏志曰任城王彰薨諡曰威

臣獨

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露填溝壑

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如朝露刻女

傳梁寡婦曰妾之夫先犬馬填溝壑

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

漢書霍禹曰將軍墳土未

乾李宏武功歌曰身非金石名俱滅焉

臣聞騏驥長鳴伯樂昭其能

戰國策楚

客謂春申君曰昔騏驥駕車吳坂遷延負轅而不能進適伯樂仰而長鳴知伯樂知已也今僕屈厄久君獨無恙使僕為君

也盧狗悲號韓國知其才

戰國策曰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

下之壯犬也東郭俊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

後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

各死其處田父見之而擅其功今齊魏相持臣恐強秦

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高誘曰韓國之盧犬古之名狗也然悲號是以效之齊楚之路以逞千里之任齊楚之義未聞也

也孫卿子曰夫驥試之狡兔之捷以驗搏噬之用今臣

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

邑而竊自痛者也楚辭曰長呼呼吸以於悒夫臨博而企

竦聞樂而竊抃者或有賞焉且而識道也說文曰博局戲也六箸十二棋

又曰企舉踵也竦猶立也說文曰抃拊也昔毛遂趙之陪隸猶假錐囊之喻

以寤主立功史記曰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

二十人俱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前自讚於平原君

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遂曰三年于此

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俗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

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勝未有所聞毛遂曰臣乃

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持

其末見而已也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平原君與

楚合從日出而言曰中不決毛遂按劍歷階而上曰何

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楚王曰唯謹奉社稷以從何

况魏魏大魏多士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衒

徧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越絕書曰范蠡其始居楚之

進曰衛女不貞衛士不信客歷諸侯渡河津無因自致殆不真賢也干時求進者道家之

明忌也莊子曰功成者隳名成者虧而臣敢陳聞於陛

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真愛患共之者也呂氏春秋曰父

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分形同氣血而異息痛疾相救

憂思相感生則相離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也冀

以塵露之微補益山海謝承後漢書揚喬曰猶塵附泰

情猶不敢螢燭末光增輝日月淮南子曰人主之居是

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必知為朝士所笑聖主不以人

廢言論語子曰君子不以人廢言伏惟陛下少垂神聽臣則幸矣

求通親親表

魏志曰太和五年植上疏求存問親戚自因致其意也

曹子建

臣植言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

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禮記子夏問曰何謂三

地無私載日月無私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管子曰

水故能成其大墨子曰江河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

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論語也夫天德之於萬物可謂弘廣

矣蓋堯之為教先親後疎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俊德

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孔安國曰能明俊德之

孫之親也又曰既已也百姓百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

鄭玄禮記庄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曰崇猶尊也

毛萇曰刑法也鄭玄云御治也寡妻寡有之妻文是以

雍雍穆穆風人詠之又詩曰有來雍雍昔周公弔管蔡

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左氏傳富辰曰周公弔

咸以藩屏周室馬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左氏傳曰

來朝爭長公使羽父請於薛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漢

侯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宣帝詔曰蓋聞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親蔡

而不殊如淳曰蔡或為散爾雅曰爽差也親親之義

寔在敦固禮記曰君子賢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

親者也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伏惟陛下咨帝唐

欽明之德尚書曰放體文王翼翼之仁毛詩曰惟此文

惠洽椒房恩昭九親漢舊儀曰皇后稱椒房詩椒聊之

族群后百僚番休遞上列子曰巨鼃送為三番江偉上

休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

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已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論語子貢問曰一言

三略曰良將恕已而治人又曰推惠施恩士力曰新

至於臣者人道絕緒禁固明時臣竊自傷也左氏傳曰

奔晉子友請以重幣錮之杜預曰禁固勿仕也錮與固通不敢乃望交氣類脩人事叙人倫

謝承後漢書曰相礮鄙營氣類毛詩序曰成孝敬厚人倫近且婚媾不通兄弟求絕吉凶

之間塞慶弔之禮廢因心紀之違甚於路人蘇子卿詩曰

隔關之異殊於胡越淮南子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胡今

臣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漢書音義曰一切權時也至於注心

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尚書考靈耀曰建用皇極

也崔駰達旨曰攀台階闥紫闥然天定為之謂之何哉毛詩國退省

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毛詩曰戚戚兄願陛下沛然

垂詔孟子曰油然作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叙骨肉

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弟論語子曰兄妃妾之家膏沐之

遺歲得再通毛詩曰豈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如此

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思惟

豈無錐刀之用東觀漢記黃香上疏曰及觀陛下之

所拔授若臣為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若得

辭遠遊戴武弁蔡邕獨斷曰遠遊冠者王侯解朱組佩

青絞朱組綬已見自試表注漢書曰駙馬奉車趣得一號

漢書曰奉車都尉掌御乘輿車駙安宅京室執鞭珥筆

論語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范曄後漢

書趙印曰張安世持素簪筆從也出從華蓋入侍輦轂

賦曰奉華蓋於帝側胡廣漢官解詁中承答聖問拾遺左

右漢書曰議郎掌顧問應對又曰乃臣丹情之至願不

離於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宴詩序曰鹿鳴中

詠棠棣匪他之誠詩序曰棠棣兄弟也毛下思伐

木友生之義也詩序曰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終懷蓼莪罔

極之哀毛詩蓼莪曰父兮生我母兮每西節之會塊然

獨處左右惟僕隸所對惟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

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漢書曰中

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聲而泣對曰臣聞悲者不可為

不知泣涕臣伏以為大馬之誠不能動人譬言之誠不

能動天崩城墮霜臣初信之以臣心况徒虛語耳傳曰女

杞梁妻者齊杞梁植之妻也齊莊公襲莒殖戰死杞梁

之妻無子內列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就其夫屍

於城下而哭之內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為之揮涕十

信譖而繫之鄒子仰天而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為

之迴光然終向之者誠也淮南子曰聖人之於道猶葵

誠也臣竊自比葵藿若隆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是在

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際與子曰與道為

為福始不為禍先范子曰文子者姓辛葵立今之否隔

友于同憂而臣獨唱言者何也廣雅曰否隔也尚竊不

願於聖代使有蒙施之物者慘毒之懷故柏舟有

天只之怨谷風有棄予之歎諫詩柏舟曰毋也天只不

也天也尚不信我也又谷風曰將安將樂汝轉棄予伊尹取其君不為堯舜曰昔

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孟子曰不以舜之

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

至於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

尚書曰允恭克讓光被四表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是臣

悽悽之誠竊所獨守尚書傳曰悽悽是懷鶴立企佇之心

敢復陳聞者戰國策曰吳入郢樊冒勃蘇冀陛下儻發

天聰而垂神聽也尚書曰天聰明神

讓開府表

羊叔子臧榮緒晉書曰羊祜字叔子太山

封鉅平子世祖受禪加散騎常侍後以

祜都督荊州諸軍事又為車騎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祜表讓後以祜為征

南大將軍開府辟召儀同三司薨

臣祜言臣昨出伏聞恩詔拔臣使同台司昨出為沐浴

司三公也為台司故言儀同臣自出身已來適十數年

受任外內每極顯重之地事王隱晉書曰太祖引祜為從

常以智力不可強進恩寵不可久謬夙夜戰慄以榮為

憂中謝裴氏新語曰若薦其君將有所死罪臣聞古人之言

德未為衆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為衆所

歸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勸管子曰國有德義未明於

進有功未見於國而有今臣身託外戚事遭運會

重祿者則勞臣不勸景誠在寵過不患見遺而猥超然降發

帝祜同產姊配景中之詔加非次之榮猥猶曲也孔融答曹公書臣有何

功可以堪之何心可以安之以身誤陛下辱高位傾覆

亦尋而至國語單襄公曰高位寔疾顛願復守先人弊

廬豈可得哉莊子曰顏闔守陋問左氏傳齊侯遇杞梁

下妾不得與郊弔違命誠忤天威曲從即復若此左氏傳齊侯

威不違顏咫尺蓋聞古人申於見知晏子春秋越石父謂晏子

已而申乎知已大臣之節不可則止論語子曰周任有言曰臣

雖小人敢緣所蒙念存斯義今天下自服化已來方漸

八年列子曰子產相鄭三雖側席求賢不遺幽賤國語

王夫人側席而坐韋昭曰側然臣等不能推有德進有

功使聖聽知勝臣者多而未達者不少假令有遺德於

板築之下有隱才於屠釣之間尚書序曰高宗夢得說

傳說舉於版築之間郭璞三蒼解詁曰板牆上下板築

杵頭鐵沓也尉繚子曰太公屠牛朝歌史記曰太公望

呂尚以漁釣而令朝議用臣不以爲非臣處之不以為

奸周西伯

愧所失豈不大哉遺賢不薦而謬處崇班非直身歿將

累朝矣慶之又不足以為愧已歿且臣亦竊雖父未若今

日無文武之極寵等宰輔之高位也文武謂車騎及開

三臣所見雖狹據今光祿大夫李喜秉節高亮正身在

朝晉諸公讚曰喜字季和上黨人少有光祿大夫魯芝

絜身寡欲和而不同臧榮緒晉書曰魯芝字世楚扶風

祿大夫四子講德論曰絜身修德老光祿大夫李胤

政弘簡在公正色王隱晉書曰李胤字宣伯遼東人也

國尚書傳曰簡大也昔服事華髮以禮終始周禮曰大

尚書曰正色率下序閭丘印曰士亦華髮墮領而後用耳雖歷內外之寵

不異寒賤之家而猶未蒙此選臣更越之何以塞天下

之望少益日月聖主得賢臣頌曰不足以塞厚是以誓

心守節無苟進之志左傳季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

去之遂弗為也以成曹今道路未通方隅多事乞留前恩

使臣得速還屯王隱晉書曰太始五年不爾留連必於

外虞有闕臣不勝憂懼謹觸冒拜表惟陛下察匹夫之

志不可以奪論語子曰匹

陳情事表

李令伯華陽國志曰李密字令伯父早

母事祖母以孝聞患疾日夜未嘗解帶蜀

平後晉武帝徵為太子洗馬詔書累下郡

縣逼迫密上書武帝覽其表曰密不空有名者也嘉其誠教賜奴婢二人使郡縣供其祖母奉膳祖母卒服終徙尚書郎為河內温令左遷漢中太守一年去官卒密一名虔

臣密言臣以險釁夙遭閔凶賈逵國語注曰釁兆也左氏傳楚少幸曰寡君少曹

閔生孩六月慈父見背孟子曰孩提之童趙岐曰知孩笑可提抱也文子曰慈父之愛

子非行年四歲舅奪母志莊子田開之曰單豹行年七求報非行年四歲舅奪母志

妻守義父母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毛詩曰父兮欲奪而嫁之

我撫我畜我長我育我毛萇曰鞠養也宗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

于成立李陵贈蘇武詩曰遠處天一隅苦困獨伶丁國語曰三語而立既無伯叔終鮮兄弟毛詩曰終鮮兄弟維予與女門衰祚薄

晚有兒息祚福也外無暮功強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

之僮孫卿子曰仲尼之門然然獨形影相弔立形影相弔曹植責躬表曰

離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

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詔書特下拜

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朱浮書曰同被國恩如淳漢書注曰凡言除者除故

官就新官也漢書曰太子尸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官有洗馬如淳曰前驅也

隕首所能上報廣雅曰猥頓也漢書谷永上書王鳳曰齊客隕首公門以報恩施史記曰孟嘗

君相齊使其舍人魏子收邑三反而不致孟嘗君問其故對曰有賢竊假之數年或毀孟嘗孟嘗乃奔魏子所

與乘賢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嘗不作亂請身盟遂自刻宮門以明孟嘗臣具以表聞辭不

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

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

則告許不許臣之進退實為狼狽孔叢子孔子曰吾於

悅漢記論曰周勃狼狽失據塊然囚執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

猶蒙矜育爾雅曰矜憐也况臣孤苦特為尤甚且臣少仕偽朝

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鄭玄禮記注曰矜謂自尊大也今臣亡

國賤俘至微至陋賈逵國語注曰俘伐國取人曰俘過蒙拔擢寵命優渥

毛詩曰既優既渥豈敢盤桓有所希冀周易曰初九盤相利居貞但以劉日

薄西山氣息奄奄楊雄反騷曰臨汨羅而自墮兮恐人

命危淺朝不慮夕左氏傳趙孟曰朝不謀夕何其長也臣無祖母無以至

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鸚鵡賦曰匪足惜母孫二人更

相為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

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養劉之

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葛龔喪伯父還傳記曰烏鳥之情誠竊傷痛毛詩曰

蓼莪孝子不得終養也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

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左氏傳晉大夫曰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願陛

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禮記曰子

險以僥倖僥與臣生當墮首死當結草墮首已見上文

顛敗秦師於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疾無子武子疾命顛必嫁是疾病曰必為狗顛嫁之曰

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魏顛見老人結草以抗杜回杜回躡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乃所嫁婦

人之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史記丞相翟

父也

犬馬心

謝平原內史表

滅榮緒晉書曰成都王表理

謝恩

陸士衡

陪臣陸機言

蔡邕獨斷曰諸侯境內自相以下皆為諸侯稱臣於朝皆稱陪臣

今日九日魏

郡太守遣蕙永張含齋板詔書印綬假臣為平原內史

封拜

謂之板官時成都攝政故稱板詔

拜受祗竦不知所裁臣機頓首頓首死罪死

罪范曄後漢書陳蕃上疏曰臣誠悼心不知所裁

臣本吳人出首敵國

漢書前通說韓信曰敵國破謀

張世無先臣宣力之功非丘園耿介之秀

尚書舜曰予欲宣力四方汝為易曰賁于

丘園束帛賤也王肅曰隱處丘園道德彌明必有束帛之聘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

皇澤廣被惠

濟無遠

四子講德論曰皇澤豐沛尚書曰無遠弗届

擢自群萃蒙榮進國語曰群萃而同處

賈逵曰萃亦處也

入朝九載歷官有六身登三閣官成兩宮

臧

縮晉書曰太熙末太傅楊駿辟機為祭酒駿議徵為大子洗馬吳王出鎮淮南以機為郎中令遷尚書郎中繼

轉殿中郎又為著作郎晉令曰祕書郎掌中外三閣經書兩宮東宮及上臺也

服冕乘軒仰

齒書游

左傳衛太子謂渾良夫曰服冕乘軒三死無與齒書游杜預傳注曰齒列也周禮曰師氏以三德教國

子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振景拔迹顧邈同列臣贊漢書注施重山

岳義足灰沒葛龔讓州辟文曰恩重山岳言君之義我身如灰之滅不足報也遭國顛

沛無節可紀雖蒙曠濫臣獨何顏俛首頓膝憂愧若厲

中謝周易曰夕惕若厲而橫為故齊王罔九所見枉陷誣臣與眾

人共作禪文王隱晉書曰齊王罔字景治趙王倫篡位問舉兵計倫臨陳斬之禪文倫受禪之文

幽執圜圍當為誅始司馬遷書曰深臣之微誠不負天

地倉卒之際慮有逼迫乃與弟雲及散騎侍郎袁瑜晉書曰袁瑜字世都中書侍郎馮熊馮熊字文熙尚書右丞崔基廷尉

正顧榮顧榮字彥先汝陰太守曹武晉百官名曰曹武字道淵思所以獲

免陰蒙避迴岐嶇一作嶇自列言密自蒙蔽避迴同黨嶇嶇艱阻得自申列也廣雅曰列陳也

片言隻字不關其間事蹤筆跡皆可推校王隱晉書曰機與吳王晏

表曰禪文本本草今見在中書一字一迹自而一朝翻然

可分別蔡邕書曰惟是筆跡可以當面

更以為罪最爾之生尚不足矣左傳子產曰諺去最爾之國杜預曰最小貌也

說文曰尚曾也孔安區區本懷實有可悲李陵書曰區區之心切慕

此爾漢書曰終軍詰徐偃請下御史徵偃即罪爾爾區區本懷實有可悲李陵書曰區區之心切慕

論語曰子在宗廟朝廷便便言惟謹爾爾鉗口結舌不

敢上訴所天莊子曰鉗墨翟之口慎子曰臣下閉曰左

左傳箴尹克黃曰君天也何莫太之釁日經聖聽孝經

休墨守曰君者臣之天也刑之屬三千而不孝肝血之誠終不一聞所以臨難慷慨而

不能不恨恨者惟此而已重蒙陛下愷悌之宥陛下謂

毛詩曰愷悌君子杜迴霜收電使不隕越威如霜已見

預左傳注曰宥赦也申鑒曰人主威如雷雷之震左傳復得扶老攜幼生出

齊侯對宰孔曰小白恐隕越于下獄戶戰國策曰薛人扶老懷金拖紫退就散車揚子法

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也斛感恩惟咎五情震悼文子

解嘲曰紆青拖紫拖徒我切中黃子曰色有跼天踏地若無所容中謝也毛詩曰謂天

五章人有五情地蓋厚不敢不踏史記曰魏公子自不悟日月之明遂

垂曲照雲雨之澤播及朽瘁

尚書武王曰惟我文考若日

上疏曰被雲雨之渥澤也

忘臣弱才身無定采哀臣零落罪有可察

苟削丹書得夷平民

左傳曰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書曰延及乎民

則塵洗天

波謗絕衆口臣之始望尚未至是猥辱大命顯授符虎

漢書文紀曰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

使春枯之條更與秋蘭垂芳陸沈

之羽復與翔鴻撫翼

莊子曰孔子之楚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仲尼曰是陸沉者也班

固漢書張陳述曰攜手逐秦撫翼俱起

雖安國免徒起紆青組

漢書曰韓安國事梁

命坐致朱軒漢書張敞為京兆尹坐與楊惲厚善不宜

子思敬功使使召敞即裝隨使者詣公車上書天子引敞見拜為冀州刺史敞起亡命復奉使典州命名也謂

所犯罪名已定而逃亡避之謂之方臣所荷未足為恭

亡命青組朱軒並二千石之車飾

豈臣蒙垢含羞所宜忝竊范曄後漢書陳蕃曰鄙吝之

施謂之羞非臣毀宗夷族所能上報喜懼參并悲慙哽結拘

守常憲當便道之官如淳漢書注曰律二千石以上告

問不得束身奔走稽顙城闕瞻係天衢馳心輦轂天衢已見

上薦補衡表輦轂已見上求通親表臣不勝屏營延仰謹拜表以聞

申胥曰昔楚靈王獨行屏營

勸進表

何法盛晉書曰劉琨連名勸進表無所點

竄封印既畢對使者流涕而遣之

劉越石

建興五年

晉書曰建興閔帝年號

三月癸未朔十八日辛丑使持

節散騎常侍都督河北并冀幽三州諸軍事領護軍

匈奴中郎將司空并州刺史廣武侯臣琨使持節侍中都

督冀州諸軍事撫軍大將軍冀州刺史左賢王渤海公

臣碑頓首死罪上書臣琨臣碑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

聞天生烝人樹之以君所以對越天地司牧黎元

公曰天生人而樹之君以利之也典引曰發祥流慶對越天地左傳師曠曰天生人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

失性孝經鈞命決曰天有聖帝明王鑒其若此

王所以知天地不可以乏饗故屈其身以奉之

致上疏曰洛邑之祀荀悅申鑒曰聖王屈已以申天下之樂知黎元不可以無主故

不得已而臨之

東觀漢記馮異曰更始敗亡天下無主

社稷時難則戚藩定其傾郊廟或替則宗哲纂其祀所

以弘振遐風式固萬世率秀衛公誄曰仰睇遐風重三

五以降靡不由之史記楚子西曰孔丘述臣琨臣碑頓

首頓首死罪死罪伏惟高祖宣皇帝肇基景命王隱晉

皇帝河內温人今上受禪追上尊號曰宣皇帝尚書武

王曰至于大王肇基王迹詩曰景命有僕毛萇曰僕附

也鄭玄曰天之大大世祖武皇帝遂造區夏世祖武帝廟

命又附著於汝三葉重光四聖繼軌謂武帝也書曰昔我

顯考文王用惠澤侔於有虞卜年過於周氏左傳

文王武王宣重光自元康以來艱禍繁興晉書曰惠

補曰成王定鼎郊鄗

卜世三十卜年七百

元曰永嘉之際氛厲彌昏帝未嘉懷宸極失御登遐醜裔

王隱晉書懷紀曰魏賊劉曜破洛皇帝崩於平陽宸極

喻帝位各賓戲曰周失其御禮曰天王崩告喪曰天王

登國家之危有若綴旒也何休曰旒旗旒也以譬者言

持為下所執賴先后之德宗廟之靈皇帝嗣建舊物克甄

秦王為皇太子懷帝崩皇太子即位左傳伍員曰少康

祀夏配天不失舊物鄭誕授欽明服膺聰哲欽明已見

親表禮曰玉質幼彰金聲夙振應劭漢官儀曰太子太

服膺拳拳王質幻彰金聲夙振傳應劭漢官儀曰太子太

玉之質琢磨以道也孟子曰孔子之謂冢宰攝其綱百

辟輔其治尚書曰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包咸論語注四

海想中興之美羣生懷來蘇之望毛詩序曰宣王任賢

曰後我台不圖天不悔禍忝災荐臻左傳鄭伯曰天國

未志難寇害尋興左傳富辰曰人未逆胡劉曜縱逸西

都何法盛晉書胡錄曰建興敢肆犬羊凌虐天邑漢各

曰太尉應劭等議以為鮮甲隔在漢北犬臣等奉表使

羊為群尚書曰肆子敢求爾于天邑商

還仍承西朝以去年十一月不守主上幽劫復沈虜庭

于寶晉愍紀曰賊入掠京都劉粲冠于城下天子蒙塵

于是見害謝承後漢書序神靈流離再辱荒逆再謂懷愍二帝老子曰天

曰黃他求沒將投骸虜庭臣每覽史籍觀之前載小推曰厄運

之極古今未有苟在食土之毛含氣之類左傳芋尹無

食土之毛誰非君臣三略莫不叩心絕氣行號巷哭新

曰含氣之類咸願得志

子貢曰子產死國人之聞之皆叩心流涕曰子產已死吾將安歸比皆巷與况臣等荷寵三世

位則鼎司三世謂邁至也王隱曰魏晉善曰魏祖邁相國

謝承後漢書序曰王承問震惶精爽飛越謝承後漢書實武上

命精爽墮越且悲且惋五情無主五情已見上謝平原

見龍失其魂輿哀朔垂上下泣血謝承後漢書胡母班

詩曰鼠臣琨臣禪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昏明迭用

否泰相濟昏明謂晝夜也文子曰春秋之代謝日月之

物不可終通天命未改歷數有歸左氏傳王孫滿謂楚

未改書曰天之或多難以固邦國或殷憂以啓聖明左

歷數在爾躬或曰楚使擻舉如晉求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

傳曰楚使擻舉如晉求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

可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齊

有仲孫之難而獲相公至今賴之晉有里丕之難而獲

文公是以為盟主也韓詩曰耿耿不寐如有殷憂啓聖

見下齊有無知之禍而小白為五伯之長左傳曰初齊

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言亂

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雍廩殺無知公伐齊納

子糾相公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諸侯之盟左傳曰初

自莒先入夫人夫人諸太子太子縊于新城遂諸二公子曰

驪姬為夫人夫人諸太子太子縊于新城遂諸二公子曰

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漢書路温舒曰齊有無知

之禍而相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社稷靡安必

用伯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社稷靡安必

將有以扶其危定傾扶危黔首幾絕必將有以繼其緒

史記曰秦更伏惟陛下玄德通於神明聖姿合於兩儀

民名曰黔首伏惟陛下玄德通於神明聖姿合於兩儀

陛下謂元帝也書曰玄德升聞乃命以位孝經援袖契

曰十世升平至德通神明兩儀天地也易曰易有太極

是生應命代之期紹千載之運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

兩儀應命代之期紹千載之運者與其間必有名世者

也廣雅曰命各也相子新論曰夫聖人乃千夫符瑞之

表天人有徵東觀漢記群臣上奏世祖中興之兆圖識

垂典自京畿墮喪九服崩離曹子建責躬詩曰得會京

方千里曰王圻其外曰侯服甸服采服衛服天下

蠻服夷服鎮服蕃服論語子曰邦分崩離折

置然無所歸懷班固漢書贊曰海內雖有夏之遘夷羿

宗如之離犬戎蔑以過之左氏傳曰魏絳對晉侯曰昔

于窮石因夏人以代夏政又曰夷羿收之杜預曰夷氏

也史記曰幽王嬖愛褒姒竟廢后立褒姒為后廢后父

申侯乃與西夷犬戎共攻陛下撫寧江左奄有舊吳王

晉書曰元帝琅邪共王之長子永興元年就國二年加

揚州諸軍事章孟諷諫詩曰撫寧遐荒江左江東也春

秋歷序曰東方為左柔服以德伐叛以刑左氏傳晉人

毛詩曰奄有龜蒙

刑也柔抗明威以攝不類杖大順以肅宇內尚書曰我

服德也

將天明威漢書音義曰攝安也禮記曰天子以德為車

以樂為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天下之肥也

是謂純化既敷則率土宅心義風既暢則遐方企踵尚

大順純化既敷則率土宅心義風既暢則遐方企踵尚

曰汝丕遠惟商者成人宅心知訓百揆時叙于上四門

穆穆于下書曰納于四門四門穆穆昔少康之隆夏訓以

為美談左氏傳伍員謂吳子曰昔有過澆滅夏后相后

正以牧夏衆使女艾謀澆遂滅過戈復禹之興宣王之興

績澆五咄切公羊傳曰魯人至今以為美談

周詩以為休詠毛詩序曰丞民尹吉甫美宣况茂勳格

于皇天清輝光于四海尚書曰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

之至通于四海蒼生顛然莫不欣戴尹文子曰堯德化布

明光于四海仁惠被于蒼

生淮南子曰聖人呼吸陰陽之氣而群生莫不喁喁然仰其德以和順國語祭公謀父曰商王大惡度人不忍欣戴王聲教所加願為臣妾者哉尚書曰朔南暨聲教史武王聲教所加願為臣妾者哉記張良曰百姓莫不願為臣妾且宣皇之胤惟有陛下王隱晉書曰元皇帝宣帝公之子九人億兆攸歸曾無與二人尚書曰受有億兆夷惟君在矣魯哀公曰君矯魯國化而為一天祚大晉必將有主主心君曾無與二何暇有三乎

晉祀者非陛下而誰法言曰昔在有熊高辛唐虞三代之推曰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是以邇無異言遠無異望漢書曰霍光以內外異言左傳叔向曰我先君謳歌者無不文公人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矣謳歌者無不吟詠徽猷獄訟者無不思于聖德孟子曰堯崩三年之喪畢舜讓避丹未於南河之南天下朝觀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曰天也夫而後歸中國踐

天子之位焉詩曰君子有微猷猷音實戲曰用納乎聖德天地之際既交華裔之情允洽洽封禪書曰天人之際已交上下之情允洽左傳孔子曰裔不謀夏夷不乱華一角之獸連理之木以為休徵者蓋有百數春秋感精符曰麟一王者不刳胎不剖卵則出於郊孝經援神契曰德至草木則木連理尚書有休徵西都賓曰處乎斯列者蓋以數冠帶之倫要荒之衆冠帶謂中國也西蜀父老曰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尚書曰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也不謀而同辭者動以萬計周書曰不謀同辭會於武王郊下羽獵賦曰杖莫邪而羅者萬計矣是以臣等敢考天地之心因函夏之趣昧死以上尊號漢書揚雄河東賦曰函夏之大漢願書又曰諸侯昧死再拜言上尊號願陛下存舜禹至公之情狹巢由抗矯之節以社稷為務不以小行為先東觀漢記群臣上奏世祖曰大王社稷為計百姓為心漢書賈誼上書曰人主

之行異布衣布衣飾小行以自託於鄉黨人主惟社稷固陋以黔首為憂不以克讓

為事恭克讓上以慰宗廟乃顧之懷下以釋普天傾首

之望詩曰乃眷西顧又曰普天之下漢書音則所謂生

繁華於枯夷育豐肌於朽骨易曰枯楊生稊王弼曰稊

遠子馮曰所謂神人獲安無不幸甚尚書云帝曰變命

漢書漢王曰以韓信為臣琨臣殫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臣聞尊位不可久虛萬機不可久曠聖史記李斯曰明主

位東觀漢記諸將上奏世虛之一日則尊位以殆曠之

相曰帝王不可以久曠左氏傳曰君之不可一日死君

浹辰則萬機以亂左氏傳曰君之不可一日死君

會曹植九詠章句曰鍾當也班固漢書贊曰漢承百王

也漢書曰陽九之厄曰初入百六陽九音義曰易傳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狡寇窺伺國

瑕隙左氏傳師服曰民服其上下无覩覩杜預曰下不

文曰窺小視也又曰覩欲也毛齊人波蕩無所繫心安

可以廢而不恤哉漢書曰富人博戲乱齊人如淳曰齊

民也范曄後漢書李熊說公孫述曰方今四海波蕩

匹夫橫議谷永集曰國家以無繼嗣天下无所繫心

下雖欲逡巡其若宗廟何其若百姓何公羊傳曰齊侯

後漢書馬武謂出祖曰大王昔惠公虜秦豈國震駭

卻之謀欲立子圉外以絕敵人之志內以固闔境之情

故曰喪若有君群臣輯穆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左傳僖十五年

晉與秦戰于韓原秦伯獲晉侯以歸乃許晉平晉侯使卻乞告瑕
呂飴甥且召之呂甥曰將若君何衆皆曰何為而可對曰征繕以
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好我者
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莊子曰方二千餘里闔四境之內前事

之不忘後代之元龜也戰國策張孟談謂趙襄子曰前事
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吳志魏文帝

策命孫權曰前代之懿事後王之元龜陛下明並日月無幽不燭家語孔
子曰所

謂聖者明並日月東都深謀遠慮出自曾懷過秦論曰
深謀遠慮

行軍用兵之道不及曩時之士也不勝犬馬憂國之情遲覩人神開泰

之路史記丞相翟青曰
臣不勝犬馬心是以陳其乃誠布之執事左氏
傳晉

使呂相絕秦曰敢盡布之執事臣等各忝守方任職在遐外不得陪列

闕庭共觀盛禮踴躍之懷南望國極謹上臣琨謹遣兼

左長史右司馬臣温嶠王隱晉書曰温嶠字泰真太原
人也劉琨假守左長史西臺除同

空右司馬五年琨使詣江南主簿臣辟閭訓臧榮緒晉書曰辟閭訓
字祖明樂安人也沒石

勒為幽州刺史臣碑遣散騎常侍征虜將軍清河太守領右長

史高平亭侯臣榮劭晉百官名曰榮劭字茂
世比平人為清河太守輕車將軍

關內侯臣郭穆百官名曰郭穆
字景通沒胡中奉表臣琨臣碑等頓首

頓首死罪死罪

文選卷第三十七

國

